61 以賽亞書：祈求憐憫與幫助 63:15~64:12

一、 概論

（一）以賽亞書 63:15~64:12 構成了一篇深具情感張力的群體哀歌跟懇求禱告，反映出以色列人在經歷亡國及聖殿毀壞後的深沉痛苦與回轉呼求。在這段經文中，先知代表百姓向神傾訴他們的無助與荒涼，大膽地切入神跟以色列之間獨特的父子關係，懇求神轉意垂顧那被外邦踐踏的聖所及承受苦難的百姓。儘管亞伯拉罕未必認得他們，以色列也偏離了神的道路，但百姓仍堅信神是他們永恆的救贖主與父，呼求神不再隱藏慈愛。

（二）禱告的高潮展現於對神顯現的渴望和對自身罪惡的深刻認罪。百姓強烈祈求神裂開諸天降臨，使列國震動，重現昔日帶領以色列出埃及時的大能作為。但是，他們同時坦承自己的全然敗壞與不義，承認自己所有的義行都如同汙穢的衣服，生命枯乾而且無人真誠求告神的名。在這種徹底絕望的景況中，經文帶出了著名的窯匠與泥土比喻，承認神是窯匠而百姓是手中的泥土，懇求造物主在主權中施恩憐憫，不要向罪孽發怒至極。

（三）這段經文的結尾充滿了對聖城耶路撒冷荒涼景象的悲痛凝視。昔日榮美的聖殿已被火焚燒，一切可喜樂的盡都毀壞，神卻似乎在這樣的苦難中沉默不語。這首哀歌並非一場絕望的死胡同，而是一次痛苦卻真誠的信仰對話，透過直面現實的破碎、毫無保留地承認人的全然敗壞，以及全然仰望神永恆的主權與救贖恩典，在黑暗中為以色列人點燃了重返神面前的盼望之火。

二、 經文解析

（一）63:15-16 這兩節經文主要圍繞以賽亞書中向神提出的深沉質疑與信仰告白。

1. 百姓在苦難中回顧神過往的慈愛時，提出了「神的愛在哪裡」的疑問。既然神的至高主權、崇高寶座和聖潔榮耀等本質從未改變，祂作為天上的主宰依然掌管全地，那麼祂過去所展現的熱心、勇士般的威能以及溫柔的憐憫，如今似乎顯得冷漠與停滯。這裡的「溫柔」特別強調神內心深處被情感所動容的體恤。

2. 接著，經文探討了百姓跟祖先及神之間的關係轉變。百姓承認了先前對他們的指控，也就是他們行為敗壞，已無資格自稱是亞伯拉罕和以色列（雅各）的

後代。這種「不認識、不承認」的用語類似於申命記中割斷家族紐帶、拒絕履行家庭義務的斷絕關係狀態。

3. 最後，經文轉向至關重要的信仰宣告：即便地上肉身的祖先因百姓的罪而摒棄、不認他們，神與祂百姓的盟約關係依然超越人間的血緣紐帶。百姓轉而尋求神作為他們真正的「父親」跟「救贖主」。這項宣告建立在出埃及記的歷史基礎上—神曾親自稱以色列為祂的兒子，立誓救贖他們，並宣告祂的名永遠不變。因此，神永恆的應許及救贖主的身分，成為困境中最終的盼望依歸。

（二）63:16 這節經文的重點資訊在述說下面三點：

1. 先祖的否認與神的恆久父職

以賽亞書 63:16 中的「亞伯拉罕不認識我們，以色列也不承認我們」表達了一種極具震撼力的假設：即便以色列人引以為傲的偉大先祖亞伯拉罕和雅各，面對敗落而且深陷罪孽的後代選擇不予相認，神卻依然是他們的父。這突顯出神跟子民之間的立約關係超越了屬世血統的侷限，當歷史與祖宗的榮光無法庇護受苦的群體時，耶和華作為永恆救贖主的身份及父職依然堅定不移。

2. 打破血統優越感與宗教迷思

以色列民族長期習慣以肉身血統及被揀選的歷史自居，將祖先的庇蔭和表面的宗教儀式看作信仰的安全感來源。但是，經文透過先知的口揭示了當民族陷入絕境時，世襲的身世、成功的歷史經驗或仰賴特定的歷史偉人，都無法成為真正的最終依靠。這種祖宗不認的文學修辭，徹底粉碎了流於形式的選民優越感，迫使人在困頓中重新審視信仰的本質。

3. 絕境中的信仰回歸及心靈呼喊

真正觸及核心的信仰往往誕生於人走投無路、無所依恃的時刻。當所有的表面慰藉及人為依靠瓦解時，信徒才會被迫穿透歷史的表象，去尋找信仰真正的源頭。呼求「你確實是我們的父」並不是一句形式化的口號，而是一種發自內心深處、全然轉向造物主跟救贖主的真實祈禱，標誌著靈性從膚淺的血統自負走向全然的全然仰賴。

（三）63:17 這節經文探討了神學上極具挑戰性的主題：神的主權跟人類責任之間的張力，聚焦於經文中「神使人走迷」及「使人心剛硬」這類表達的真實意涵。

1. 經文首先澄清，當聖經記載神「使人走迷」或「使人心剛硬」時，絕不是在指責神是罪惡的始作俑者，而是反映出人類罪孽累積到極致時的無奈結局。由於百姓積重難返的罪，神只能順應並任憑他們走向自己所選擇的叛逆道路。這種剛硬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人心不斷抗拒神的道所造成的累積結果。

2. 當人類持續選擇悖逆，最終會跨越一條無法回頭的界線，達到無可挽回的「不歸路」。一旦抵達這個臨界點，單靠人類自身的意志或努力已完全無法修復跟神的關係。因此，唯有全能的神主動介入及改變，這絕望的處境才有一絲轉機—這一切完全取決於神是否願意向祂的百姓回轉。

（四）63:18-19 這裡主要探討了這兩節經文的歷史脈絡、先知的文學手法以及深層的靈性意涵。

1. 在歷史背景的辨析上，雖然部分學者主張這段哀歌反映了被擄後歸回的殘破景況，但實際的歷史經驗跟經文的情感張力相左，因為神帶領百姓歸回本身就是愛的明證，經歷恢復的群體不可能發出質疑神同在及懇求神回轉的呼喊。

2. 為了合理解釋這段經文的出現，先知以賽亞並不是記錄被擄後的真實處境，而是透過先知性的想像力，將自己提前投射到他先前所預言的審判情境中，代替流亡的百姓發出痛苦的懇求，或者以此表達對神轉化恩典跟矯正作為的迫切渴望。

3. 在經文的核心神學意涵方面，第十九節所描繪的現象好似一種「流亡之地」，而「流亡之地」的本質乃是與神關係的斷裂。當神因公義而降下罪惡的後果時，選民彷彿落入了「未曾蒙神統治」且「未披戴神之名」的悲慘境地，這意味著他們在審判中暫時失去了立約子民的親密地位與神的守護關懷。

（五）63:18 以賽亞書 63:18 的上半句「你的聖民不過暫時得這產業」在希伯來文原文中結構並不完整，因而衍生出多種不同的解讀與翻譯方式。傳統譯法主要指向神的百姓無法安居於神所賜予的應許之地，反映出選民失去家園、流離失所的困境。

另一種可能的譯法將其理解為「我們的敵人一時之間得你的聖民為產業，他們踐踏你的聖所」。這種譯法改變了主客體關係，突顯出外邦敵對勢力短暫地將神的百姓當作戰利品並加以轄制，同時伴隨著神聖居所遭到粗暴踐踏的歷史荒涼，進一步加深了整段哀歌中百姓所承受的深沉屈辱與無助感。

（六）63:19 從這節經文，我們可以得知：

1. 對立約身份的徹底喪失

以賽亞書 63:19 刻畫了選民在審判中面臨的極致悲劇，也就是他們在神面前的處境彷彿變成了未曾蒙神統治跟管轄的外邦人。這種描繪揭示了當罪惡引發神聖審判時，立約子民彷彿失去了長久以來特有的恩寵，在現實經驗中被剝奪了神的直接治理，落入宛如不受管教與保護的無主狀態。

2. 聖名庇護的剝奪與疏離

經文中「未曾得稱你名下」的意涵指向聖約群體的集體榮耀遭到切斷。在舊約神學中，披戴或稱呼神的名代表著屬於神的產業及子民身份，正如申命記跟耶利米書所強調的屬靈印記。但是這時百姓卻宛如從未獲得這項神聖賜福，不再享有與神同在的親密連結與庇護，凸顯出罪惡導致神人關係斷裂的冰冷與疏離。

3. 自古未見的異化宿命

從原文的字面結構來看，這項悲嘆帶有一種更深沉的時間角度，暗示這種彷彿從未被神統治及認可的狀況，這種程度之深甚至讓人感到如同自古以來便全然如此。這種極端的情感表達並不是否定神過去的作為，而是突顯當下懲罰所帶來的絕對異化感，讓曾經作為選民的群體在極度痛苦中，深切感受到自身跟外邦人無異的靈性荒涼。

（七）64:1-3 這段經文透過語法分析、神學意象與人性省思，探討了以賽亞書 64:1-3 中對神缺席的詰問。

1. 在語法結構與歷史回顧方面，希伯來文的文法規則指出第 1 節應當指向過去，顯示先知以賽亞這時候是在回顧一段充滿悲劇色彩的歷史。神過去若親自介入，本來可以徹底改變局勢，而裂開的諸天、震動的山嶺跟烈火等意象，則深刻彰顯了聖者降臨時代天地震動的威嚴。

2. 在神主權及人類困惑的探討方面，經文藉由受造界及列國在神面前的全然無助，帶出了世人永恆的困惑：當神擁有絕對能力以不同方式扭轉局勢時，面對人間苦難的沈默與遲疑，往往激發出信徒內心深處深切的不解與呼求。

（八）64:1 這節經文生動的描繪，讓我們看見三點：

1. 打破神聖沉默的急切呼求

在苦難中煎熬的以色列百姓，因長久不見神施行拯救而陷入絕望，甚至誤以為

神已經沉睡或被圈在天上無法干預世事。先知在這裡發出的強烈祈求，正是為了解決這種神聖隱藏的靈性困境，迫切渴望神能主動打破沉默，採取破雲而出的戲劇性拯救行動。

2. 撕裂天際的動態強烈意象

從原文的詞義來看，「裂」這個字具有撕碎、撕裂或徹底撕開的強烈意涵，生動描繪出神並不是平靜地出現，而是以極具震撼力的動作，強行破開阻隔天地的屏障。而「降」這個字跟後文第三節相呼應，精準指向造物主從天上向下介入人間歷史的具體動態。

3. 伴隨天搖地動的顯現傳統

這種神聖降臨的圖畫深刻呼應了舊約中多次神顯現的偉大傳統。正如出埃及記中神降臨西奈山或創世記中的關鍵介入，以及多處詩歌體裁中所描繪的，耶和華的降臨往往伴隨著山冒煙、震動及自然界的劇烈變異，帶有強烈的審判和救贖雙重意味。

（九）64:3 以賽亞書 64:3 中的「不能逆料、可畏的事」，在字面意義上指涉的是遠遠超過人類感官跟理性理解水準的神聖作為。這不只是對神拯救行動的最高讚美及深刻信仰告白，更凸顯出造物主乃是唯一當受頌讚的對象，世俗間的一切表彰、勳章或榮譽都無法跟這種超然的作為相提並論。

從原文對「不能逆料」的精確解析來看，它的含意包含了「不能等候」及「連期望都沒有」，正如猶太版英文聖經所翻譯的「我們不敢期望」。這表明神所施展的拯救遠遠超乎人類最大膽的想像或絕望中的盼望，在信徒因罪和苦難而陷入無路可走的絕境時，神卻能行出連想像力都無法觸及的奇事。

經文後半段提到「那時你降臨，山嶺在你面前震動」，再次將神跨越歷史的介入及舊約神聖顯現的威嚴傳統緊密相連。當神以這種超越人意料的方式降臨時，堅固的自然界和受造界在絕對的主權及榮耀面前全然震動，深刻印證了神不只鑒察人的困頓，更擁有破開絕局、成就超乎世人所求所想的絕對權能。

（十）64:4-5 這段經文探討了人類極度絕望跟神聖公義之間的深層衝突。

1. 在困境的本質跟神人對立方面，經文指出罪惡與神永遠的屬性一樣綿延不斷。雖然神擁有輕易解決一切問題的能力，但面對像人類這樣深陷罪中的群體，神是否願意介入成為核心難題。歷史經驗跟感知並未帶來救贖，反而揭示了雙方處於致命的相撞航線上：神的定意是因罪而發怒，而人類則持續不斷地

活在悖逆的罪中。

2. 在得救的條件和神聖原則方面，經文點出了領受神恩典及祝福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首先是心靈對神抱持耐心、單純且堅定不移的等候與信心；其次是生命中落實行義的道德要求，展現出情感與實際行動相結合的順服狀態。這兩個條件雖然從未被完全滿足，卻指明瞭在絕望中尋求救恩回轉的唯一道路。

（十一）64:4 從這節經文，我們看得出下面兩項重點：

1. 在解析以賽亞書 64:4 時，經文突顯出耶和華神和古代近東其他神明之間存在著根本而且巨大的差異。首先，耶和華神是一位絕對超越的神，祂並不屬於或困在物質的宇宙之中，這跟美索不達米亞眾神被認為居住並受限於物質世界的觀念形成強烈對比。同時，耶和華神是獨一無二的真神，既沒有配偶也沒有眾神部下，不像其他列國的多神信仰那樣分散而且分享不同的權力結構。

2. 這節經文的核心主題也體現在神為信實跟隨者採取行動的動機上。在古代多神信仰中，對神明的忠誠必須透過物質禮物來維持以照料神明，若禮物無法奏效，信徒甚至必須依賴魔術儀式來強迫神明做出非本意的行動。相較之下，耶和華神採取行動全然出於祂的信實與恩典，祂既不需要也絕對不會被賄賂、威脅或以魔術儀式強迫，展現出獨一真神完全自主而且不受操縱的神聖主權。

（十二）64:5 解析這節經文，我們可以看見下面幾點：

1. 神恩惠的迎見原則與行義的道路

以賽亞書 64:5 前半點出了神人互動的基本原則：神樂意迎見並接納那些歡喜行義、持續紀念而且遵行神道路的人。這裡的「道路」象徵著神的道德品格和行事方式，強調出神願意向那些在生活中實踐公義及順服的跟隨者施恩，這跟第四節神為等候祂的人行事的恩慈承諾相互呼應。

2. 罪惡的長期沾染與神聖發怒的對比

經文後半段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指出神曾發怒乃是由於百姓長久以來不斷陷於罪中。關於「這景況已久」跟「我們還能得救嗎？」的原文解讀，雖然在代名詞是指向正面的「道」還是負面的「罪」以及句型是問句或肯定句上有多種譯法，但多數傳統譯本和上下文的罪責意識都傾向將它理解為百姓深陷罪中許久，因而發出絕望的靈魂拷問。

3. 絕境中的罪惡自覺及唯獨救贖

這節經文的核心意涵在於引導信徒建立深刻的罪惡自覺及認罪悔改。當百姓意識到自己屢教不改、長期活在罪中並引發神的震怒時，便徹底明白人無法依靠自身的義行或功勞來換取拯救。這種對自身全然無能與全然不潔的坦誠承認，恰好對應了世人急需一位能打破困局之救贖者的絕對必要性。

（十三）64:6-7 這段經文探討了罪惡的本質、罪惡帶來的神聖隱藏以及人類全然的無助。

1. 在神聖面容及罪惡後果的對比方面，經文指出神原本只要顯露面容便能使列國降服，但現實卻是由於人類的罪惡導致神掩面不顧，使人面臨枯萎與滅亡的絕境。這種神聖的隱藏與疏遠，構成了罪在個人內心及屬靈永恆層面上最可怕的後果。

2. 在罪惡的汙染本質與無能狀態方面，經文透過強烈的比喻—將人的義行比作污穢的衣服—指出墮落的人性將汙穢滲透進所有的行為中，使連看似良善的義行也帶有罪的瑕疵。罪本身具有吞滅人的內在破壞力，使人對神失去興趣而陷入屬靈的沉睡，最終在與神缺乏活潑關係的情況下走向腐朽與死亡。

（十四）64:7 以賽亞書 64:7 的前半部點出了當時群體最深層的危機，就是在面臨困境跟神聖審判時，竟然「無人求告你的名，無人奮力抓住你」。這裡的「奮力」在原文中帶有被激發、付諸全力去尋求的意思；而「抓住」則象徵著在禱告中不斷懇求跟堅持的態度。這反映出百姓在屬靈上陷入了徹底的麻木與被動，失去了對神應有的熱切渴求與主動溝通的意願。

經文後半部揭示了神人關係斷裂的直接後果：「原來你掩面不顧我們，使我們因罪孽消化」。當人長期處於靈性沉睡、不懇切求神的狀態中，神便因著罪惡而「掩面不顧」，收回了保護跟同在。這種神聖的隱藏隨即在人身上產生了毀滅性的破壞，使百姓在罪孽的權勢下如蠟般「消化」（原文意為熔化），深刻道出了罪惡對生命的侵蝕與使人走向靈性瓦解的必然結局。

（十五）64:8-9 這段經文剖析了神在公義跟憐憫上的雙重不變性，以及選民在絕境中尋求恩典的根本依據。

1. 在神聖屬性及關係的建構上，經文指出神對罪惡的聖潔敵意雖然堅持不變，但祂在恩典和憐憫中的本質也同樣永恆。先知藉由「父親與兒女」以及「窯匠與陶器」的比喻，確立了一種無法被抹滅的本質性連結。這種呼求並不是企圖推卸罪責，而是大膽地訴諸神的創生主權、父親的恆久慈愛及工匠對作品的眷

顧；罪人如同離家的兒女能以身份求告歸家，破碎的陶器也能在造物主手中尋求重新塑造。

2. 在語法結構的轉變和神聖態度的轉化上，經文透過希伯來文詞彙的重複出現展現了深刻的文學呼應。第 6 節中在原文中重複出現的「我們眾人...我們全部」原本代表著絕望的罪責承認，在這裡則轉化為向神發出的切實懇求；而第 9 節所講的「大發震怒（過分）」（字面意為達於極致）的用語，則深刻道出了祈求神克制祂公義內在全部怒氣能量的渴望。這段禱告最終以舊道德反應（怒氣跟罪孽的記憶）的止息，對應著神聖新態度（垂顧）及聖約記憶（承認百姓身份）的甦醒，為陷入困境的群體奠定了復興的盼望。

（十六）64:10-12

1. 以賽亞書六十四章十至十二節這段經文，深入探討了經文描繪的歷史場景及被擄後真實經歷之間的張力。雖然經文所提及的荒涼城市跟燒毀房屋，看似呼應了被擄歸回時的滿目瘡痍，但第十二節的禱告內容卻無法適用於被擄後的人民。因為以色列人能夠順利踏上歸途，本身就是神未曾沉默、懲罰已經結束的明證；當時真正陷入停滯的危機，並不是神不作為，而是百姓任由聖殿荒廢的人為疏懶。

2. 為了合理解決這項歷史跟經文的矛盾，這裡的解釋指向兩種可能：其一是將這視為流亡時期的具體懇求，其二是理解為先知以賽亞的深邃默想。由於以賽亞在書中早已預言了巴比倫的審判，他無可避免地必須直面這項預言所帶來的嚴峻現實。因此，這首詩歌應被看作以賽亞提前為未來的黑暗歲月所預備的屬靈指引，其中的動詞也應當被解讀為「確定的完成式」，以此預示那些即將成真的荒涼與試煉。

（十七）64:11

1. 聖殿摧毀跟美地荒涼的意象

經文中所提及「聖潔華美的殿」明確指向耶路撒冷的聖殿，就是歷代列祖敬拜與頌讚神的信仰核心；而「所羨慕的美地」在原文中意思是指令人心生喜悅、極具價值的珍貴處所。聖殿被火焚燒跟家園毀壞的悲劇，象徵著選民集體信仰記憶的浩劫，以及聖約產業遭受徹底摧毀的極致荒涼。

2. 先知異象與成全的預言性完成式

這段描繪聖殿被毀的文字，看似巴比倫毀滅耶路撒冷（西元前 586 年）時目擊

者的事後陳述，跟先知以賽亞活躍的年代（約西元前 765－681 年）存在著數十年的時間差。但是，在先知書的文學體裁中，先知常在異象中預先看見未來的歷史發展，並以如同事情已經發生的定局時態進行描述；正如以西結曾提前預見聖殿中的審判，以賽亞也多次預言古列王興起、巴比倫傾覆跟彌賽亞受苦等遙遠的未來事件。因此，這裡反映的是先知在聖靈啟示下，預視並直面未來審判景象的確定完成。

3. 本文脈絡與書卷整體統一性

從經文前後的文學脈絡來看，不能只憑動詞時態或單一苦難場景就強行切割書卷的歷史背景。緊接在第 65 章的內容中，經文仍廣泛描繪了行巫術及敬拜迦南偶像等典型被擄前的社會景況。這種異象、禱告跟勸勉交織的詩歌體裁，充分表明整卷書在神學主題和歷史脈絡上的一貫性，維繫了以賽亞先知預言的整體性與深刻的神學前瞻力。

（十八）64:12

1. 在經文字義跟代求心態的轉變方面，第十二節希伯來原文中的「在……之後」有著更精確的內涵，並非單純指時間上的先後順序，而是指「針對這些可能發生的事作出回應」。對比第一段詩歌中代求者承認自己的罪乃是神「扣留」恩典的原因，這時經歷了罪惡的徹底暴露跟誠心悔改後，局勢迎來了轉機。

2. 在悔改的果效及神聖行動的盼望方面，經文強調了悔改所帶來的奇妙果效，促使先知大膽期盼主將採取主動的介入，創造出一個全然超越昔日廢墟的全新局面。這項關鍵轉折不只為這首強烈的哀歌畫下句點，也為以賽亞書最後兩章的內容揭開了序幕。

28:33